

有哪些看完可以叹一句「太好看啦」的言情小说值得分享？

我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不属于我的香水味。

这个味道，我可太熟悉了.....

香奈儿的邂逅柔情。

而我惯用的是迪奥歌舞玫姬。

「你身上是用了什么香水吗？怎么闻起来这么香啊。」屋里传出刘浩博的声音。

「很香吗？」女子的声音很是温柔：「我没有用过香水。」

刘浩博，背叛我了。

在我和他一起买的房子里，和另一个女人打情骂俏。

很显然，他们还没有发现我的存在。

我站在卧室的外面，格外冷静地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指纹解锁，打开录音。

他们被我抓个正着。

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和疲惫至极的身子打开家门时，迎接我的不是飘香四溢的饭菜，也不是温暖舒心的拥抱，而是漆黑一片的客厅，与门口随意脱下的素色休闲鞋。

这双随意散漫的休闲鞋与我精致性感的高跟鞋格格不入。

很显然，它不属于我。

想必是未料到我出差提前回来，卧室的门毫无防备地全然敞开着，里头时不时传来女子的娇笑和男子的慰抚。

刘浩博问道：「为什么你闻起来这么香啊？」

香？

我日日用的迪奥香水你都没发现，今日鼻子倒是比狗灵了？！

怒极的指尖止不住颤抖，我死死咬紧牙关，压抑住恨不得立刻马上冲过去撕烂这对奸夫淫妇的心，我格外冷静地从包里掏出手机。

指纹解锁，打开录音。

「很香吗？」女子的声音很是温柔：「我没有用过香水。」

刘浩博惊讶道：「没有用过啊？难道这就是你的体香？」

窸窣窣几声响，女子笑了下，似是欲拒还迎：「你干嘛呢，讨厌。」

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我下意识朝空气里弥漫的味道闻了闻。

嗯？

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？

微捏了下鼻头，我又闻好了会。

太熟悉了.....

这个味道，我可太熟悉了！

放下手里的拖杆，我换上居家拖鞋，轻手轻脚地关上防盗门，悄咪咪地走到了卧室口。

暧昧不明的幽黄灯光下，刘浩博裹了个白色浴巾，手里正搂着一个婀娜有致的女子。

女子低着头，乌黑秀发遮了她的大半容颜，昏暗灯光下瞧得并不真切。

「阿浩...你说，咱两若是有一天被岚姐发现了，那该怎么办呀？」

蓦地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我不由得抓紧了手机，竖起耳朵等着刘浩博的回答。

「发现就发现了呗，她能怎么样不成？」

他答得无所畏惧，却让我的心往下猛地一沉。

明明是酷暑盛夏，四肢像是浸泡在寒冬腊月里，手脚泛起冰凉。

刘浩博亲了亲女子的额头，不安分的手上下抚过她的玉臂。

「我了解陈岚。她爸妈瞧不上我，为了不让她爸妈担心，她不会在二老面前提起我们的婚姻状况。至于我爸妈，呵，我爸妈怎么会偏心外人呢？」

外人.....

恋爱两年，结婚五年，我陈岚对他刘浩博而言，竟还是个外人？！

鲜活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跃动，咚咚咚咚，仿佛要突破肋骨的束缚，冲出咆哮。

女子打了个哈气，语气有些疲惫：「阿浩，你可以帮我把包拿过来吗？」

「包？」

「嗯。」

刘浩博依言把包拿了过来，问道：「困了？」

「是啊，人家的大姨妈来报道了。今天上班忙前忙后累了一天，现在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」

刘浩博赶忙用手捂住女子的小腹，体贴问道：「我记得家里好像红糖姜水，你要不要也喝点？」

女子往他怀里拱了拱，轻声道：「不用那么麻烦啦，我包里有个暖宫贴，贴在小腹上就好了。」

「哦？」刘浩博了然道：「竟然还有这种东西。」

女子点点头，问道：「岚姐没用过暖宫贴吗？」

刘浩博耸了耸肩：「或许用过，或许没用过，我没关注。」

用没用过？

我当然用过了。

因为自小体寒，每次来例假对我而言就是一种折磨，常常疼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所以不管是红糖姜茶、暖宫贴，还是益母草、布洛芬，我都提前准备在家里。

只是无心之人无情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苦难呢？

刘浩博顺手接过女子的包，从里面翻出一片暖宫贴，撕开包装袋，小心翼翼替她贴在小腹外的衣服上，再用手轻轻捂住。

「怎么样？现在可感觉舒服一些？」

女子歪着头，细声细语道：「嗯。」

过了会，她补充道：「阿浩，你真好。」

像是被长辈表扬的孩子，刘浩博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女子嘟起嘴，腼腆的笑了下，她好似又想到什么，叹了口气。

刘浩博问：「怎么突然叹气了？」

「我只是突然觉得，阿浩你这么善解人意，岚姐怎么会对你发脾气呢？这要是我，我一定舍不得。」

刘浩博在女子旁边坐下，不耐烦答道：「她脾气古怪得很，谁惹了她都不行。」

女子一愣，继而将白皙娇嫩的手覆盖上刘浩博的手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刘浩博自然注意到她的神态：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」

又是几度犹豫，女子试探性地小声问道：「阿浩，既然你如此讨厌岚姐，那你...就没想过离婚吗？」

离婚.....

我望向那个格外陌生的男人，耳边突然回响起五年前他与我求婚时说的话——

「岚岚，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，没钱，没权，我知道你家里人都瞧不起我，可我就是喜欢你。我想把世上最好的东西收起来，双手捧着，献给你。此生此世，恩爱有加，白首不离。岚岚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」

记忆与现实重叠，一点一点粉碎我对婚姻仅存的幻想。

我的爱人，我的丈夫，在写着我们俩名字的风子里，搂着另一个女人，亲昵得像对新婚佳人。

呵，呵呵，呵呵呵！

刘浩博，你的鬼话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！

很快，他说道：「离婚？当然要离！我不仅要离婚，还要把房子、车子、财产一并拿回来！」

停顿一瞬，他再度吻上女子的额头，声音跟沁了蜜似的温柔：「月月你放心，等我和陈岚离了婚，我就娶你。」

女子娇羞地垂下头，低声说道：「嗯，我等你。」

好一对荒淫无耻的狗男女！

握紧的拳头暴起青筋，指甲快嵌进我的掌心。

这就是我义无反顾争取来的爱情，这就是我抛弃一切也要跟随的男人？！

忍？

接着忍？

这怎么能忍？！

将手机放入口袋，我合上眼，努力调整呼吸。

刘浩博，你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
「刘浩博，你，要娶谁？」

握着女子的手迅速背到身后，刘浩博瞬间站起身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仿佛白日见鬼了一般。

「岚姐？！」

女子紧跟着站起来，惊呼一声后又慌乱地躲在刘浩博身旁。

我笑了下，挑眉看向她：「原来是你啊，秦明月。」

秦明月，我的直系下属，平日负责整理文件，替我安排工作行程。

我倒是没想到，今日没在办公室碰见，反而在我家遇见了。

「岚姐.....」

秦明月瑟缩着，不敢抬头看我。

毕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，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吓得她更是缩紧了脖颈。

我了解秦明月，饶是我借她一百个胆子，她也不敢主动撩拨刘浩博。

比起翻不出天的家伙，须得擒贼先擒王。

「秦明月，你先回去。」

她露出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怔愣了一下。

「啊？」

我重复道：「我说，你先回去。」

大概是平日养成了无条件服从我命令的习惯，秦明月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身子却已经开始收拾东西。

刘浩博也没说话，就同我一起静静地看着她干脆利落的离去。

砰——

关门的声音在这个沉寂的夜晚显得分外响亮。

我走向梳妆台，拉开桌前的靠背椅，转身看向刘浩博。

四目相对，相视无言。

「吃饭了吗？」

刘浩博抬眼看我。

我说道：「我刚下飞机，现在饿得很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外面吃饭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怎么？刚不是还甜言蜜语能说会道的吗？遇上我就变成哑巴了？」

他蓦地在抬起双手，在空中胡乱挥动两下：「陈岚你别逼我！」

「逼？」我气急反笑，「我逼你什么了？」

刘浩博龇牙咧嘴地怒视我，满是不服气的样子。

我接着说道：「是这房子住的不舒心了？还是我不能满足你了？刘浩博，你说你受不了职场上的勾心斗角想回家休整，我阻止你了吗？你辞呈一递，走得潇洒，我便毫无怨言地供房贷、供你，我有抱怨什么吗？啊？」

刘浩博撇开眼，赤红从他的脖子爬向耳根。

「我饿了，刘浩博，你知道的，我饿的时候心情会很不好。」

「.....」刘浩博咬了咬牙，别扭问道：「你想吃什么？」

「家里剩了什么菜？」

「家里什么菜都没有。」

「没有？」我登时提高了音量：「那你和秦明月晚上吃了什么？」

他闭上嘴，沉默着。

我笑了一下，说道：「去外面下馆子了，是吧？」

刘浩博没做声。

「可以呀，刘浩博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带我去外面吃一顿，如今倒好，带着你的小情人去了。」我皱眉看着他：

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像你这样好面子的人，带人家小姑娘去外面吃一顿得花不少钱吧，这钱，从哪儿来的呢？」

约莫着触及他的雷区，刘浩博又恢复成一副恶狠狠地样子：

「你闭嘴！关你什么事儿？」

「你有脸找我要钱，没脸告诉我钱的下落了？」

「放屁！谁说这钱是你的了？我难道就没挣钱吗？」刘浩博红粗着脖子，义愤填膺说道：「咱俩是结了婚的，钱属于婚内财产，夫妻共有！」

瞧他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，我架起双手环抱胸前，一字一句回道：「这会子想起咱两结婚了？你不是和秦明月信誓旦旦说要同我离婚吗？」

宛如被泼了一盆子冰水的火堆，刘浩博刹那熄灭了焰火：

「我，我.....」

我接话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就是看人家小姑娘好骗，一个劲儿地忽悠，什么一生一世，什么展望未来，全都是虚空画大饼。不过也对，除了一张能胡乱叭叭的嘴，你啥也不是。」

「陈岚，我警告你，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！」

刘浩博好像因我再度激发了斗志：「不要仗着你是女人我就不会动手。」

动手？

我摇摇头，狐疑问道：「刘浩博你是不是骗姑娘把自己也骗进去了？我练过跆拳道你忘了吗？就你这脆身板，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？」

他一吸气，将头扭到一边。

「算了，我懒得和你扯这么多。」我问道：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刘浩博，咱两都是聪明人，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。」

刘浩博嘀咕道：「半个月前.....」

「大点声儿！是你没吃饭还是我没吃饭啊？」

被我厉声一呵，他双肩一颤，支吾道：「半个月前。」

我反问道：「差不多一个月前，你说和几个兄弟一块儿吃夜宵，结果临近十二点打电话告诉我，说自己喝大了不能开车，就住在了兄弟家。我问你，你到底住在了谁家？」

刘浩博眼神躲闪，就差把「做贼心虚」四个大字写在脸上。

也没等他回话，我补充道：「不，我应该这么问——刘浩博，你那晚当真是和兄弟出去喝酒了吗？」

「是，是啊.....」

「真的吗？」

刘浩博莫名来了底气：「当然是真的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

他转过身，背对着我：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」

我站起身，活动了下筋骨：「你在这里的兄弟屈指可数，刘浩博，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有没有一起喝酒，我打个电话就能确认。」

刘浩博还在嘴硬：「你想打电话就打呗，我又拦不住你。再说了，他们可是我兄弟。」

是你兄弟又怎么样？是你兄弟，你就能笃定他们会偏袒你吗？刘浩博，他们不是你的父母，不会无脑替你说话。

不愿和他争论，我说道：「你说得这么有底气，倒显得我有些无理取闹了。行，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我就厚着脸皮一个一个

打电话确认吧。」

掏出口袋里的手机，我作势便要翻开联系人。

听见我刻意敲击屏幕的声音，刘浩博终于坐不住了：「陈岚！你到底想干嘛？」

「干嘛？」我将手机放在梳妆台上，沉声道：「我要你保证书。」

「写那劳什子做什么？」

我说道：「我要你保证再也不会出轨。」

想也没想，刘浩博一口否决：「我不写。」

「那就离婚。」

他尤为讶异说道：「离婚？！」

「是，离婚。」

刘浩博哼唧一声，说道：「离就离呗。」

我从桌上翻出一张干净的 A4 纸，又从笔筒里抽出一只笔，递到他面前：「五年夫妻，七年之痒，刘浩博，我不想和你撕破脸，咱们都给彼此留点体面。」

刘浩博很快反应过来：「你要我写离婚协议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刘浩博没好气道：「咱两离婚，所有财产五五分，还写什么协议？」

好似听到什么惊天笑话，我笑出声：「五五分？刘浩博，你做梦呢？现在是你出轨，是你背叛了我们的婚姻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难道你不要为此负责吗？我让你写离婚协议已经是念及多年情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」

提及财产处理，刘浩博蓦地冷静下来：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出轨？」

他黝黑的瞳孔盯着我，像是伺机而出的毒蛇。

对上他的眼，我看到厌恶、应付、不耐、冷漠.....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一丝曾经令我心动的情愫。

我呼出一口浊气，回答：「我能通过秦明月拿到你二人的聊天记录。」

他勾起嘴角，不屑道：「她凭什么给你？」

「刘浩博，你现实一点。秦明月是我的下属，今天是她和我的丈夫偷情，还被我抓了个正着，如果我把这件事在公司里闹开，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能怎么办？如果她以这样的原因被人事部开除，你以为带着这样的名声离开，她就算换其他工作又能获得多少同事的尊重？」我说道：「不是所有人都能混吃等死，刘浩博，你能，但不代表她能。」

可能是被我说动，刘浩博软了几分语气：「你想怎么分？」

「车子我不要，其他的都归我。」

刘浩博将笔和纸甩到地上：「陈岚你疯了吧？！」

「是！我就是疯了！」我昂头看向他，道：「刘浩博，从我和你确认关系那天起我就疯了！就像失心疯一样非你不可！你开心吗？你高兴吗？」

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歇斯底里的宣泄如江决堤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眼睛滞了一瞬，嗫嚅道：「陈岚.....」

「别废话了，你不想写我就自己写。」

刘浩博迟疑了下，最终还是弯腰捡起纸笔，放在桌上：「你别逼我，让我再想想。」

他绕过我，走到衣柜前，从里面找出一套整洁的衣服。

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我今晚去住酒店。」

丁零当啷几声响，刘浩博已经走到玄关，他拿起鞋柜上的车子钥匙，换鞋空余之际朝屋里的我说：「厨房里有泡面，饿的话就自己煮了吃吧。」

饿？

气都气饱了。

翌日，我照旧画了个精致的妆容，无事发生般进了办公室。

秦明月端坐于沙发，两手放在腿上，见我进门又赶紧起身，指尖死死拧在一起。

她怯生生地叫到：「岚姐。」

我挥挥手，示意她坐下：「别害怕，你做的很好。」

秦明月惴惴不安地看着我：「真...真的吗？」

「当然。」我走近她，拍了下她的肩膀：「如果不是你诱导刘浩博说出自己出轨的事实，我怎么能获得你们两的录音呢？」

秦明月颤了下，双睫簌簌发抖。

是的。

我早就知道刘浩博出轨秦明月。

就在一个月前，他和我说同兄弟们去吃夜宵的时候。

这个说谎不打草稿的男人忘了，他说的兄弟里头有一个正在陪老婆坐月子，压根不会参与他们的活动。

好巧不巧的是，我在临睡前恰巧刷到了秦明月的朋友圈。

这个缺根筋的大老粗姑娘秀出一张烧烤图，里面有只戴着婚戒的手。

这双手我牵过多少次，就算化成灰我也能分辨的出。

而上传照片的秦明月忘记 p 掉这只手，也忘记屏蔽我。

我不是傻子，自然能察觉到些许不对劲。

只是可惜，我察觉得还是晚了些，直到此刻才想起当初刘浩博接我下班时，那双不怀好意扫视秦明月的眼。

不过好在还不晚，事情尚未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。

秦明月少不更事，社会阅历不足，只要我黑个脸吓唬她，她便能为我所用。

因此，我可以很轻松地收集到刘浩博与秦明月的聊天记录，包括昨晚的出轨录音，也是我一手策划的。

没办法，谁叫我是她的上司呢？

只要我在回家的路上给她发消息，她就能提前控制好刘浩博的情绪，诱惑他说出我想要的东西。

刘浩博嘛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。

秦明月柔声问道：「岚姐，你真要和他离婚吗？」

我挑起眉头，调笑道：「不离留着过一辈子吗？」

秦明月轻轻掀开眼帘，弱弱地看了我一眼：「其实.....我和浩哥之间真的没发生实质上的东西。」

「我知道啊。」

「那你为什么.....」

透过落地窗，我看向窗外：「我能确保刘浩博这会儿有贼心没贼胆，可时间长了，我也就没把握了，你明白吗？」

秦明月眨着忽闪忽闪的眼睛，不施粉黛的脸上格外稚嫩。

「我要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绝对忠诚，精神上也是。我和刘浩博结婚不过五年，他今天能挑逗一个你，明天就能挑逗别人。秦明月，这世上最难琢磨的感情，人心难测，谁能说的准今后呢？所以啊，不妨趁我还年轻还有精力陪他折腾，赶紧离了。」

秦明月问道：「岚姐，那你以后还会考虑别人吗？」

别人？

这个都闹得我够呛，怎么还有精力考虑未知的下一个？

我淡声说道：「谁知道呢？到时候再说吧。」

话音刚落，耳边便响起了铿锵有力的敲门声，我往门处看了一眼，随即便叮嘱秦明月道：「你仔细留意消息动态，一旦和刘浩博有关，及时告诉我。」

她很快应承下来：「好的，岚姐。」

我微微颌首，说道：「你先去忙吧。」

一人进，一人出，来者是公司总经理李旭东的秘书老王。

他俯首道：「陈经理，李总有事找您。」

「嗯，你先去替我转告李总，就说我马上过来。」

老王回道：「好。」

稍微收拾了一下仪态，我带着惯用的笔记本，推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，李旭东正倚着真皮靠椅闭目养神。

听见我的脚步，他睁开双眼：「来了？」

我走到他对面的位置坐下：「李总，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」

李旭东直起腰，将手随意搭在两侧的扶手上：「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在生活上遇到些困难？是否需要我帮忙？」

生活上的困难？我心中倏尔一咯噔。

关于刘浩博和秦明月的事，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公司知情的人不过我与秦明月。

如果李旭东是在暗示此事，那么他是从何处得知的？秦明月吗？

秉持着敌动我不动的态度，我抿唇地笑了笑：「多谢李总关心，我最近过得还不错。」

李旭东伸出一只手，食指有规律地敲击桌面。

他的手白皙修长，一看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富家公子哥，没有受过半点生活打磨。

「那就好，」李旭东直直看向我：「作为一名老员工，我对你一向寄予厚望。如果你在生活上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可以随时向我求助。」

我张大眼睛，略带警惕的回视他。

也是觉得有些不妥，他又解释道：「昨晚刚下飞机便见你急匆匆赶回家，我以为是你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，所以多嘴问了两句。你也别在意，毕竟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，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原因影响了本职工作。」

原来是这样。

作为与李旭东共事六年的人，他确实是一个工作狂，但凡存在干扰公司发展的行为，李旭东都会在第一时间解决。

嗯，是我多疑了。

再次看向这个年纪轻轻却身担要职的人，心里已是燃起一分敬意。

犹记茶水间有传闻说，李旭东为了专注事业，至今未娶，当初觉得不过是没依据的造谣，现在看来，大概率是真的了。

啧啧啧啧，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姑娘会嫁给这样一个眼里只有工作的人。

调理一下思绪，我恭敬说道：「李总放心，我断不会将私生活带入工作。」

李旭东说：「嗯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……」

突兀的手机铃声毫无准备地响起，打断了他未说尽的话。

李旭东敲击桌面的手一顿，视线聚集在桌面我的手机上。

我同样垂眸。

屏幕朔然显示出两个大字——老公。

要命。

我应该把备注改成贱人的。

皮笑肉不笑地拿回手机，我请求问道：「李总，可否让我出去接个电话？」

李总仿佛了然于心，说道：「我也没其他事了，去吧。」

就在我拿起东西就要离开时，在我背后又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。

「陈岚，有困难记得找我。」

我回眸一笑，答道：「多谢李总。」

刘浩博电话里说得很简单，大意就是让我回家与他面谈离婚协议。

我问了问秦明月，她说自己没有收到刘浩博发来的消息。

也好，我确实该与刘浩博好好谈谈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刘浩博难得下厨做了几道好菜，色香味俱全。

我拉开椅子，将手机反放到桌面上：「鸿门宴？」

刘浩博将筷子齐放在我的饭碗上：「去洗个手，我们先吃饭。」

行。

依言照做后，我回到餐桌上，笑咪咪问道：「今儿是怎么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」

刘浩博将碗往前头一挪，说道：「陈岚，建立在欺骗上的感情不可能长久。我承认我对这段婚姻起了异心，也承认自己做了错事，可是陈岚，你摸着良心问自己，我们的婚姻变成这样，你就没有原因吗？」

「原因？」我蹙起眉头，平静问道：「我的原因应该是对你太好了。好到让你放弃了工作，忘记了道德束缚，甚至对别的女人起了不轨之心，背叛我们的婚姻。」

刘浩博闭了闭眼，摇头说道：「是，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」

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他哑了声音，缓缓说道：「陈岚，你和李旭东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吗？」

李旭东？

我和他能有什么？

我疑惑问道：「刘浩博，你想多分点财产就直说，没必要在我面前瞎编乱造，平白无故给我扣个大帽子。」

刘浩博睁了眼，轻笑了一下：「陈岚，我也是个男人。李旭东看你的眼神着实不算干净，要说你和他干干净净，我是不相信的。」

胡搅蛮缠！

净是借口！

我不耐说道：「别扯些有的没的，直接说正题吧，这离婚协议你打算怎么写？」

刘浩博从旁边的凳子上拿起两张打印好的 A4 纸，一张递给我。

「我今天想了很久，最后整理出这些东西。」

接过白纸黑字，我随意扫了两眼。

嗯？

刘浩博当真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了车子？！

「你.....」

刘浩博把笔放到我手边，语无波澜说道：「我们没有孩子，离婚就简单很多。财产分割基本是按照你的想法写的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」

悬着的大石头猛然落地，事情比我预料的更加顺利。

可.....

这未免太顺利.....

我突然有些不安：「刘浩博，你疯了吗？」

他说：「我没有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。」

为什么？

依照刘浩博的性格怎么会不与我争论一番？

我都做好鏖战的心理准备，他怎么临时变卦了？

刘浩博双手交叠，郑重说道：「这些年跟着我确实不容易，陈岚，辛苦你了。」

疯了.....

都疯了.....

我尝试性问道：「刘浩博，你真的没事吗？」

他端起碗，夹起最靠近他的一盘菜：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陈岚，我做这个决定还是有要求的。」

要求？

我回答道：「你说。」

刘浩博不紧不慢地吞下嘴里的菜，说道：「我要你配合我瞒着我爸妈。」

我想了会，应道：「可以，你想让我隐瞒多久？」

刘浩博说道：「等到我找到下一份工作。」

「没问题。」我问道：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」

他往我的碗里夹了块鱼，说道：「没有了。」

「.....」

刘浩博拿起我碗上架着的筷子，递到我面前：「吃饭吧，吃完再签协议。」

和刘浩博生活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的手艺一贯不错，可今日吃到嘴里却味同嚼蜡。

机械般吃完了整顿饭，我看着刘浩博收拾碗筷清理厨房，看着他签署自己的名字再交换到我眼前。

「刘浩博.....」

闻言，他鄙夷地笑了笑：「怎么？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你突然舍不得离？」

当然不是！

只是...

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一切都很奇怪。

明明是我利用秦明月逼刘浩博离婚，明明是我设计了当面抓奸的桥段，可当一切如我所愿，反而还有点空落落的呢？

刘浩博比我还着急，他催促道：「赶紧签了吧。」

我看着纸上他刚劲有力的笔迹，心中莫名一叹。

我真的要与这个男人断绝关系了吗？

真的要与他形同陌路了吗？

真的要重归自由了吗？

真是.....

太好了。

赶紧签上我的名字，肩上重担一卸，我伸出一只手，说道：
「刘浩博，我们好聚好散。」

刘浩博垂眼，笑了笑：「是啊，我们好聚好散。」

没有拖泥带水，他迅速回房间收拾自己的衣物，打包装箱。

大约过了一刻钟，刘浩博拎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行李箱，站在门口：「东西我差不多整理完了，如果你还看到什么关于我的东西，不想留的便扔了吧。」

他转身，将兜里的钥匙放在鞋柜上，手握住门把：「陈岚，祝你找到有缘人。」

说罢，潇洒离去。

环视这个没有刘浩博气息的家，我静立许久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初见、交往、恋爱、求婚、结婚，眼前闪过无数画面。

我记得他表白时青涩幼稚的脸，记得他求婚时激动颤抖的手，记得他做饭时从容不迫的背影。

一点一滴，随着时间渗透到我的生命。

这样一个男人，却被我发现出轨。

爸，妈，我和刘浩博真的应了你们话，没落得个圆满下场。

无力感席卷而来，我倏尔觉得自己身心俱疲，脑袋如团乱麻。

懒得再做其他，我随意冲了个澡，早早睡下。

与此同时，某个高档餐厅里，李旭东与秦明月相对而坐。

看见李旭东挂掉电话，秦明月开口说道：「李总.....」

李旭东心满意足地端起红酒，说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秦明月说：「岚姐和她丈夫真的离婚了吗？」

「当然，」李旭东摇晃酒杯：「刘浩博眼比天高又嗜钱如命，我昨晚在酒店和他谈了这么久，他既然答应了我的条件拿了我的钱，必定会和陈岚离婚。」

「那岚姐.....」

李旭东笑道：「陈岚外柔内刚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，刘浩博被她捉奸在床，她怎么能咽的下这口气？」

抿了一小口红酒，他说道：「刘浩博于陈岚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样一个徒有虚表的人怎么配和陈岚捆绑在一起？」

秦明月两手握紧酒杯，不敢说话。

李旭东笑了下，温声说道：「这么说起来，你也很厉害，既能听从我勾引刘浩博，让陈岚顺理成章地发现他出轨，又能不动声色地配合陈岚与她一同演戏，获得录音证据。双面间谍，不错。」

「没，没有……」

李旭东从钱包里掏下一张支票，放到秦明月眼前：「扮猪吃老虎，秦明月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心里应该有数。」

秦明月瞟了眼支票上的数额，惶恐道：「李总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」

李旭东哼了一声，俊郎清秀的脸上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。

他站起身，穿过澄清透亮的落地窗，俯瞰灯火阑珊的街道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陈岚，婚姻这场游戏，该轮到我們俩了。

该盐选专栏共 31 章，96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长相思：红妆十里

玉米晓夫 等

共 31 节

会员专享 ~~¥39.90~~

发布于 21 小时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